



LA CENA SECRETA

JAVIER SIERRA

[西班牙] 哈维尔·西耶拉 著
萧宝森 译

秘密晚餐

Handwritten text in a cursive script, likely a manuscript or a page from a book, visible at the bottom left of the cov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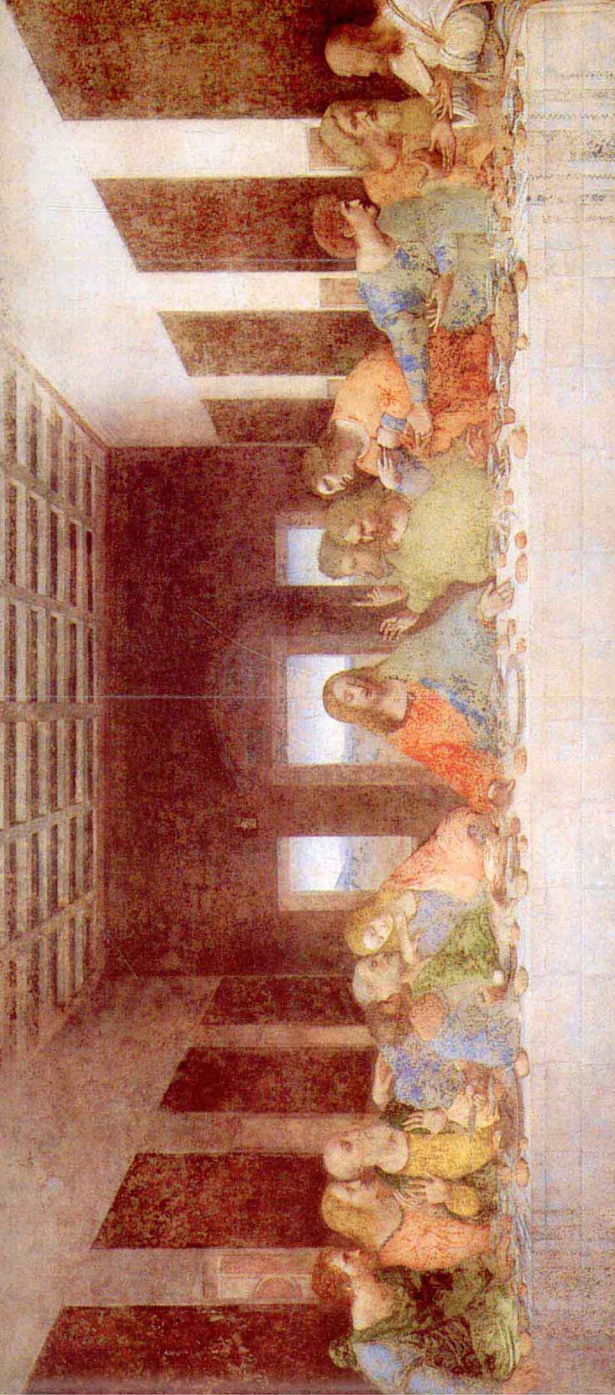
Handwritten text in a cursive script, likely a manuscript or a page from a book, visible at the bottom right of the cover.

LA CENA SECRETA

JAVIER SIERRA

[西班牙] 哈维尔·西耶拉 著
萧宝森 译

秘密晚餐



西门
达太
马太

腓力
大雅各
多马
耶稣基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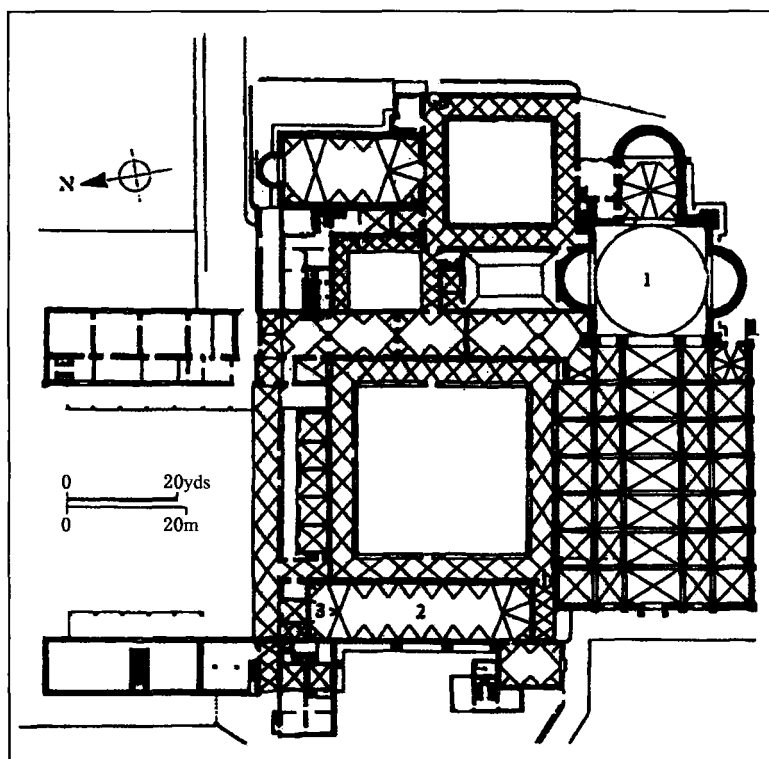
约翰
彼得
犹大

安德烈
小雅各
巴多罗买

献给埃娃，
她照亮了我这个旅人的路径。

今日米兰市内圣玛利亚感恩教堂与女修道院的建筑图

1. 法庭
2. 食堂
3. 《最后的晚餐》位置



关于本书中所出现的人物请参见 307 至 312 页的人物表。

中文版序

时光机

哈维尔·西耶拉

时光机的出现已经有好几个世纪的历史了，在过去和未来间穿梭是绝对可能的，这跟科学家要我们信服的理论正好相反。事实上，这神奇的发明不但不需要燃料，而且也不需要什么精确的物理方程式推演；我想你们也都猜到了，我所指的时光机就是文学。

感谢文学，让我们能穿越在最深不可测的领土上、生活在最黑暗的时代，或是了解到那些我们曾经不被允许认识的人物和其功绩；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让我选择游走在欧洲文艺复兴的时代背景，写下这令人惊叹不已的人文创作；而我的主人翁则是这世上最独一无二的天才——莱奥纳多·达·芬奇。

为了要重建他的时代背景，我多次到意大利和法国考察，追随这位大师生前的足迹。我拜倒在达·芬奇出生地之家，参观他生活过的地方，呼吸着他也曾闻过的橄榄花香，站在他的墓前沉思，向他致敬。这道情感上的联结，穿越了好几百年的时光，联系着我和这位大师。我花了好大的力气来承担这项巨大的工程，让自己完全浸濡在大师的内心世界里，为他伟大的绘图作品解码，一步一步耐心地慢慢分析，加上历史调查和当时情境的研究。最后，我终于从他最具深意的壁画中解开秘密，从米兰的圣玛利亚感恩修道院墙上的《最后的晚

餐》中，完整地解开了达·芬奇魔法之谜。

距离这部作品第一次出版到现在已有三年了，超过四十个国家的读者随着阅读此作品而解开了达·芬奇最新的秘密，与他最深切的精神共存共鸣。在这段时间里，我四处游走，参与会议和座谈，与许多读者会晤。从他们的眼中，我发现了那与当初燃起我写此作品的兴趣一模一样的火花，那种迫切想要知道更多、感受更多的强烈需求。

《秘密晚餐》的出版，在很多方面都改变了我的人生，它也让我完成了小时候的梦想，就是永不失去看见那道火花的纯真。最重要的是，它让我有机会发挥所有的力量来发觉和体会其他的人生。

为此原因，请容许我有此荣幸，呈现给您这令我骄傲的《秘密晚餐》中文版。

（关文军译）

La cena secreta

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仍然保有一种天赋的能力，能够了解祖先所流传下来的图像与符号。当时识字的人虽不多，但他们却能够在适当的时机诠释柱子上的图案、画中的人物或道路上的告示牌所代表的意义。

随着“理性时代”的降临，欧洲人便丧失了这种能力，我们祖先所遗留下来的许多文化财产也于焉消失。

本书运用了许多这类古老的象征符号，其目的也在使现代的读者重拾理解这些符号的能力，并从而得益于其中所蕴含的无穷智慧。

目 录

时光机(中文版序)	I
-----------------	---

秘密晚餐	I
------------	---

阿古思提诺·雷尔神父最后的 笔记(后记)	297
-------------------------------	-----

作者注	302
-----------	-----

致谢	304
----------	-----

人物表	307
-----------	-----

没有人注意到他。

在这黄昏时分，一个穿着邋遢、不修边幅的男子匆匆走进圣方济各大教堂。但在教堂外走动的商贾、钱庄主人和化缘修士却全都不曾注意到他。这也难怪！明天就是假日，今天有市集，米兰城的居民全都在忙着张罗官方葬礼那几天所需的食物。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没有人会注意到一个乞丐。

然而，这些蠢人又犯了一个错误。走进圣方济各大教堂的这名乞丐可不是个普通人。

这个衣衫褴褛的男子进入教堂后，不曾稍事喘息，就穿过中殿的两排长椅，直奔主祭坛。此时教堂内连一个人影也没有。现在他终于可以看到那幅名为《岩间圣母》的画了。米兰城里很少有人知道这幅画真正的名字叫做《庄严》。

他慎重地走近祭坛，心跳开始加速。在这空荡荡的教堂里，他小心翼翼地张开双手，仿佛想要永远融入画中那神圣的场景似的。他看着这幅名画，突然注意到一个细节。多奇怪呀！他顿时感到一阵晕眩，心中浮现了一股恐惧，这幅画已经被人动过手脚了。

此时，一个粗嘎、低沉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把他吓呆了，一动也不敢动，就这么愣在原地。先前他并未听见教堂的大门打开的声音，因此这名不速之客想必已经看了他好一会儿。

“我看得出来，你和其他那些人没什么两样。你们这些异端分子也不知道怀着什么鬼胎，成群结队地来到这座教堂。这里的光吸引着你们，只是你们自己看不出来罢了。”

他的脉搏开始加速，他的大限已到。想到自己像个傻子一样，冒

着生命危险前来朝圣，却只看到一幅赝品，他简直气得脑袋发昏。他眼前所看到的根本就不是那幅杰作。

“不可能的——”他小声地说。那不速之客闻言便大声笑了起来。

“这道理还不简单吗？既然我要把你送到地狱去，就干脆让你死得明明白白的吧！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莱奥纳多已经背叛了你！”

可能吗？莱奥纳多真的背叛了他的弟兄？

事情果然不妙。他听见背后传来一阵刀剑出鞘的金属摩擦声。

“我也得死吗？”

“‘预言家’将除掉所有的恶人。”

一四九七年年初，我应他人的要求前去解决一个谜题，那是我毕生所见过的最复杂难解而又最危险的一个谜题。当时，卢多维科治下的米兰公国正在灭亡的边缘痛苦挣扎，而教廷则在一旁袖手旁观。

在那个年代，来自远东地区的新思维如潮水般涌入欧洲，使得我们十五个世纪以来的信仰和文化面临崩解的危机。一夕之间，柏拉图的希腊、克利奥佩特拉的埃及，乃至马可·波罗所发现的那个奢华珍奇的中华帝国，仿佛都变得比我们固有的圣经故事要更加值得称颂。那是一个变化急速、危机四伏的世界，有如一片凶险的流沙。

对基督徒而言，那是一个混乱不安的年代。当时我们内受腐败教皇（那位借着厚颜贿赂而当选的西班牙裔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管辖与醉心于异教之美的王侯统治，外有强敌环伺（兵强马壮的土耳其部族正伺机入侵地中海西部，以迫使我们改信伊斯兰教），总而言之，可以说那是近一千五百年历史中我们的宗教信仰最为脆弱的一个年代。

当时置身其中的人当中有一个名叫阿古思提诺·雷尔的天主仆役——也就是笔者本人。当时的我处在一个正要开始不断变迁的年代，世界的范畴逐日变动，每一个人都不得不努力适应。感觉上，地球好像每个小时都在扩大，使得我们必须经常更新既有的地理知识。身为神职人员，我们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世上还有数以百万计的人从未听闻过基督之名，以我们的人数将永远不足以将福音传遍各地。

比较悲观的人士甚至预言欧洲很快就会陷入一个异教徒大量涌入的混乱局面。

尽管如此，那也是个令人兴奋的年代，令我至今回想起来仍怀念不已。如今，我已垂垂老矣，悲惨的流亡生涯已经逐渐侵蚀了我的健康和记忆，使我的双手几乎不听使唤，老眼也日益昏花。在这位于埃及南部的沙漠里，炎热的阳光几乎将我的脑袋烤化，令我无法思考。唯有在黎明前的时辰我才得以恢复清明的神智，回顾自己的过去，思索这奥妙难解的命运何以让我来到此地，也把柏拉图、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等人，乃至那些异教徒都卷入其中。

不过，这部分还是留待以后再说吧！

如今的我已是形单影只，孑然一身了，手下不复有一群秘书可供差遣，只有一个不会说意大利语的阿布杜尔照料着我，满足我的基本需求。在年轻的阿布杜尔眼中，我只是个古怪的圣人，前来此地消磨余生。我住在遍地黄沙、蝎子出没的岩穴里，双腿无力，举步维艰。忠心耿耿的阿布杜尔每天带着一些未发酵的面包和家中剩余的食物来到我这狭小的住处，一如从前每天衔着半盎司面包给隐修士圣保罗（他也住在埃及沙漠中，享寿一百余岁）、六十年从不间断的那只乌鸦一般。只不过，乌鸦是不祥之物，但阿布杜尔的脸上却总是挂着笑容。也许除了微笑之外，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然而，这样已经够了，我已经别无所求。对于像我这样一个满身罪孽的人而言，每一寸光阴都是造物主额外的赏赐。

只是，我的内心除了为孤寂所噬之外，也充满憾恨。可惜阿布杜尔将永远无法明白我为何来到他所居住的这个村庄。其中的缘由我无法通过比手画脚的方式向他解释，而我所写的这些文字他也不可能看得懂。就算我死后他发现了这些手稿，并将它们卖给某个骆驼夫，它们也可能落得个在沙漠寒夜中被拿来生火取暖的下场。这一

带没有人懂拉丁文或任何一种罗曼语。阿布杜尔每回看到我埋首执笔，总是面带讶异地耸耸肩。他知道我正在做一件重要的事情，但却无法理解其中的意义。

此事使我日复一日痛苦难安，一想到我所写的这些文字将没有基督徒能够看见，我便心情沉重，泪水盈眶。等到稿子完成后，我将要求阿布杜尔在我百年之后将它作为我的陪葬之物，只希望届时死神会记得将它取走，并在我的灵魂受到审判时把它们带到天父面前。这样的结果诚然令人遗憾，不过世事往往如此：世间最重大的秘密多半从未曝光。

我的秘密是否终能得见天日？

我很怀疑。

此刻，在距离那条为无人荒漠带来水源的伟大尼罗河只有几步之遥、人称贾伯塔里夫的岩洞里，我只祈求天主让我有足够的时间书写，解释我过去的所作所为。昔日教廷中的荣华富贵对我而言已如过眼云烟；即使新任的教皇宽恕了我，我也不可能重返教会，因为我将无法忍受再也听不见远方宣礼塔^①传来的唤拜声的日子，也将深深怀念这块曾经如此慷慨接纳我的土地。

如今，我唯一的慰藉就是提笔写下过往的事件，将它们依照发生时间的先后逐一记录下来，其中一部分是我亲身的体验，有些则是我在事后许久听人转述所得。透过这些记述，各位看官（如果有的话）就将得以了解那个改变我一生的谜是何等重要了。

不，我不能再逃避自己的命运。在回顾过往的种种之后，我更加觉得自己有必要说出事情的始末……哪怕这样做毫无用处可言。

^① 译注：宣礼塔，伊斯兰教建筑中的塔，与清真寺相连，并有一个或数个阳台或露天走道。宣礼者每天五次从塔上召唤穆斯林前来礼拜。

这个谜开始于三十年前，也就是一四九七年一月的某个晚上，在距离埃及很远的一个地方。那是史上最寒冷的冬天之一，雪下得很大，整个伦巴第地区都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白雪。圣安博吉欧、圣罗伦佐和圣埃乌斯托乔这几座修道院，乃至大教堂的尖塔都已经消失在雪幕之下。街道上唯一还在移动的事物就只有那些载满柴薪的马车罢了。米兰城里的大部分地区都进入了沉睡的状态，笼罩在似乎已有千百年之久的寂静氛围中。

事情发生在元月初二晚上大约十一点钟左右。在那一片冰天雪地之中，原本静谧的斯福尔扎宫突然响起了一阵凄厉的女子哀嚎，接着便是有人啜泣的声音，继之而起的则是宫中号丧人刺耳的哭声。原来，正值花样年华的美丽的米兰公爵夫人贝阿特丽斯·戴司特已经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但她临终的光景却极其不堪：她死时双眼圆睁，用仅余的力气紧紧抓住告解神父的袍子，愤怒地诅咒着基督和所有的圣徒，不甘心这么早就被他带走。这样的举动简直把神父给吓坏了。

事情便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四十五岁那年，我首次看到一份有关当天情况的报告，其中所述颇为骇人听闻。这份报告是伯大尼教团按照惯例私下请米兰公爵卢多维科的附属教堂牧师所提供的，而后者也立刻交给了教廷（在那个年头，教廷的运作比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快、更有效率）。因此，早在米兰官方所发出的死讯抵达教皇外交办公室之前，我们教团的弟兄就

已经明了了事情的详细经过。

当时，伯大尼教团的组织颇为复杂，我在其中所担任的职责是为“道明会”的会长工作。在那个充斥着宫廷阴谋与下毒事件、人们连亲人也能出卖的年代，教会需要有一个情报组织，以便掌握各种状况，藉以自保，于是便成立了伯大尼教团这么一个秘密机构。由于我们只效忠教皇和“道明会”的领导人，因此外界几乎没有人知道我们的存在。我们对外的名称是教廷的掌钥秘书处，名义上是一个不带任何色彩、鲜为人知，也无甚权限的小机关，但关起门来却形同一个常任委员会，负责侦察各国政府的事务，以便使教皇得以掌握他的诸多敌人的动向。无论多么细枝末节的事情，只要可能影响教会的现状，就会立刻传到我们这儿，经过评估后再转达给相关机构。这便是我们唯一的任务。

关于我们的对手贝阿特丽斯·戴司特死亡的经过，我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得知的。我还记得教团里的弟兄听到这个消息时那副喜形于色的模样。他们认为这真是“天助我也”，省得我们还得派人去除掉她。但在我看来，这些人真是头脑太简单了！遇到事情，他们总是诉诸宗教法庭的审判，把对方送上绞刑台，要不就是干脆雇个杀手来解决问题，但这并不是我的作风。我也不像他们一样，认为随着公爵夫人之死，这几个月来米兰宫廷内那些违反教义的行径和阴谋就会从此结束，让我们不必再随时绷紧神经。

的确，每次伯大尼召开圣堂参事会时，只要一提到公爵夫人的名字，会场必定立刻议论纷纷。每个人都知道她这号人物，也都听说过她那些有违基督教精神的行径，但就是没有人敢指责她。教廷的人对她都颇为畏忌，连担任公爵附属教堂牧师的维琴佐·班德罗神父（博学多闻的他是著名的神学家，米兰“道明会”的领导人，也是我们新成立的圣玛利亚感恩修道院的院长）在提交给我们的报告中都不